



黏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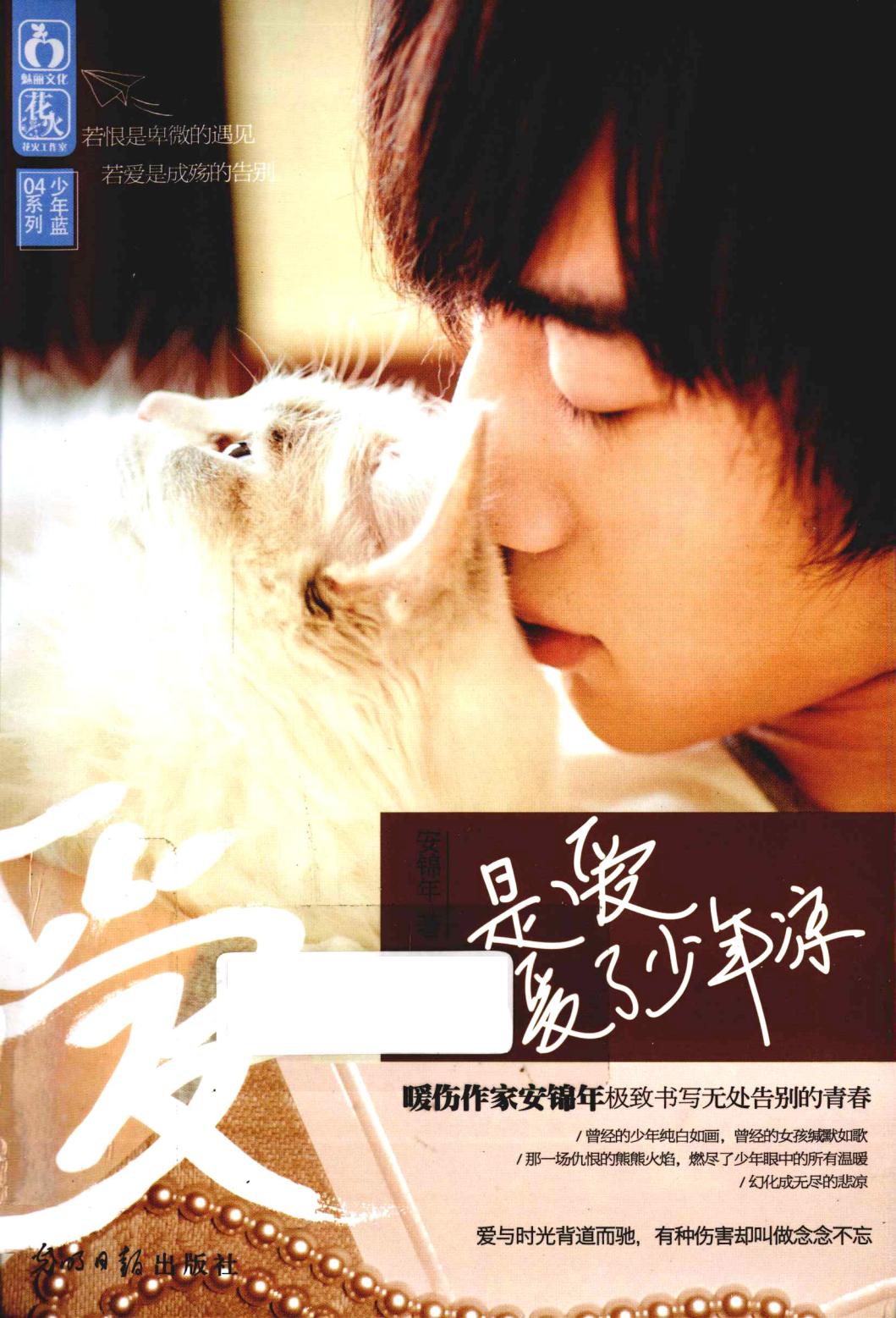
花火
花火工作室



若恨是卑微的遇见

若爱是成殇的告别

04 少年蓝
少年系列



安锦年著

是爱是恨了少年

暖伤作家安锦年极致书写无处告别的青春

/ 曾经的少年纯白如画，曾经的女孩婉约如歌
/ 那一场仇恨的熊熊火焰，燃尽了少年眼中的所有温暖
/ 幻化成无尽的悲凉

爱与时光背道而驰，有种伤害却叫做念念不忘

当当网



安錦年
著

是後少年游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是爱暖了少年凉/安锦年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5

ISBN 978-7-5112-4366-9

I . ①是… II . ①安…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 067982 号

是爱暖了少年凉

著 者：安锦年

出版人：朱 庆

终 审 人：孙献涛

责任编辑：庄 宁

策 划：花火工作室（北京）

封面设计：张龙梅

责任校对：张 翊

责任印制：曹 清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原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7（咨询），67078870（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 - mail：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880×1230mm 1/32

字 数：200 千字 印 张：8.5

版 次：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4366-9

定 价：21.80 元



目录

序 / 001

第一章

命运，是摩天轮转过的轨迹 / 005

第二章

贪恋那一场如履薄冰的温暖 / 027

第三章

失去，在拥有转身以后 / 051

第四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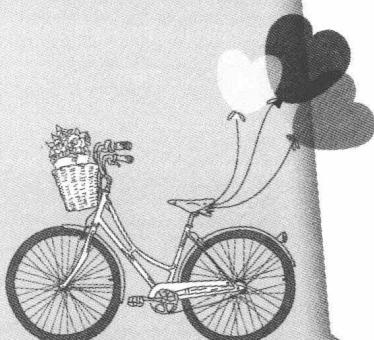
憎恨，是伤痛伪装的面具 / 077

第五章

唱起那首迷途里的小情歌 / 097

第六章

喜欢，是一瞬间的春暖花开 / 123



目录



第七章

147 \ 没了翅膀的天使，要怎样拥有天堂

第八章

169 \ 记得你曾经来过

第九章

193 \ 阴错阳差，一场身不由己的啼笑皆非

第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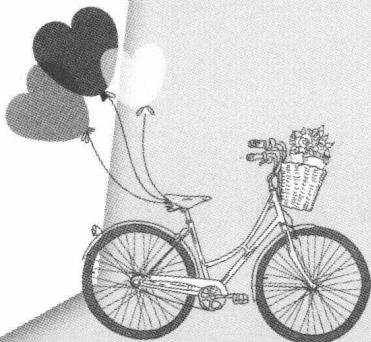
217 \ 刀尖上微笑的舞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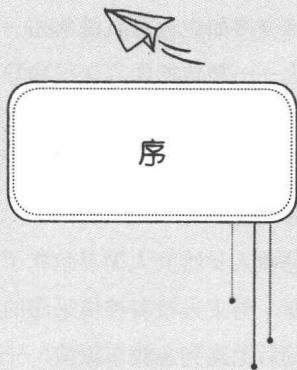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239 \ 再见，回不去的光影流年

番 外

261 \ 只是忘了忘记你





“咚——噼里啪啦——”

一阵杂乱的声响过后，偌大的屋子里归于宁静。

叶小舒偷偷摸摸地躲在立柱后面，怯怯地看着楼下躺着的那个女人，曾经的漂亮优雅变得如烂泥般肮脏落拓——她死了，就那么从高高的台阶上滚了下去——精致的面容变得狰狞可怕，修长的身材已然支离破碎，绵软的身体下绽放出一朵鲜艳的红莲，深深地刻在脑海中，成为她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

很快，急救车呼啸而至。

身着白色大褂的急救人员给女人简易包扎了几下后就小心翼翼地将其抬上了担架。随即，男主人拉着神情呆滞的男孩也跟出去坐进了车里。小舒犹豫了片刻后也跑到急救车跟前，一只脚已经跨了上去，却被一双手狠狠地推了一把。她摇晃了两下后重重摔在了地上。

小舒忍着痛，不解地望着那个一脸憎恨的男孩，讷讷道：
“我……也想去……我……”

“你滚！”男孩探着身子不住地推搡着，“我们不想看见你！我妈妈若是有个闪失，就是你害的，你这个杀人凶手！扫把星！”

“不是……不是我，我没有，没有……”小舒噙着眼泪，不住地辩解，颤抖的声音里充满了不安，目光却绕过男孩，直直地盯着角落里那个一脸悲伤的男子。

“好了，洛洛。”男子拉住自己的儿子，又对叶小舒勉强笑笑，
“小舒啊，你就留在家里，我们很快回来。”

叶小舒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闪而过的怨怼。她沉默地低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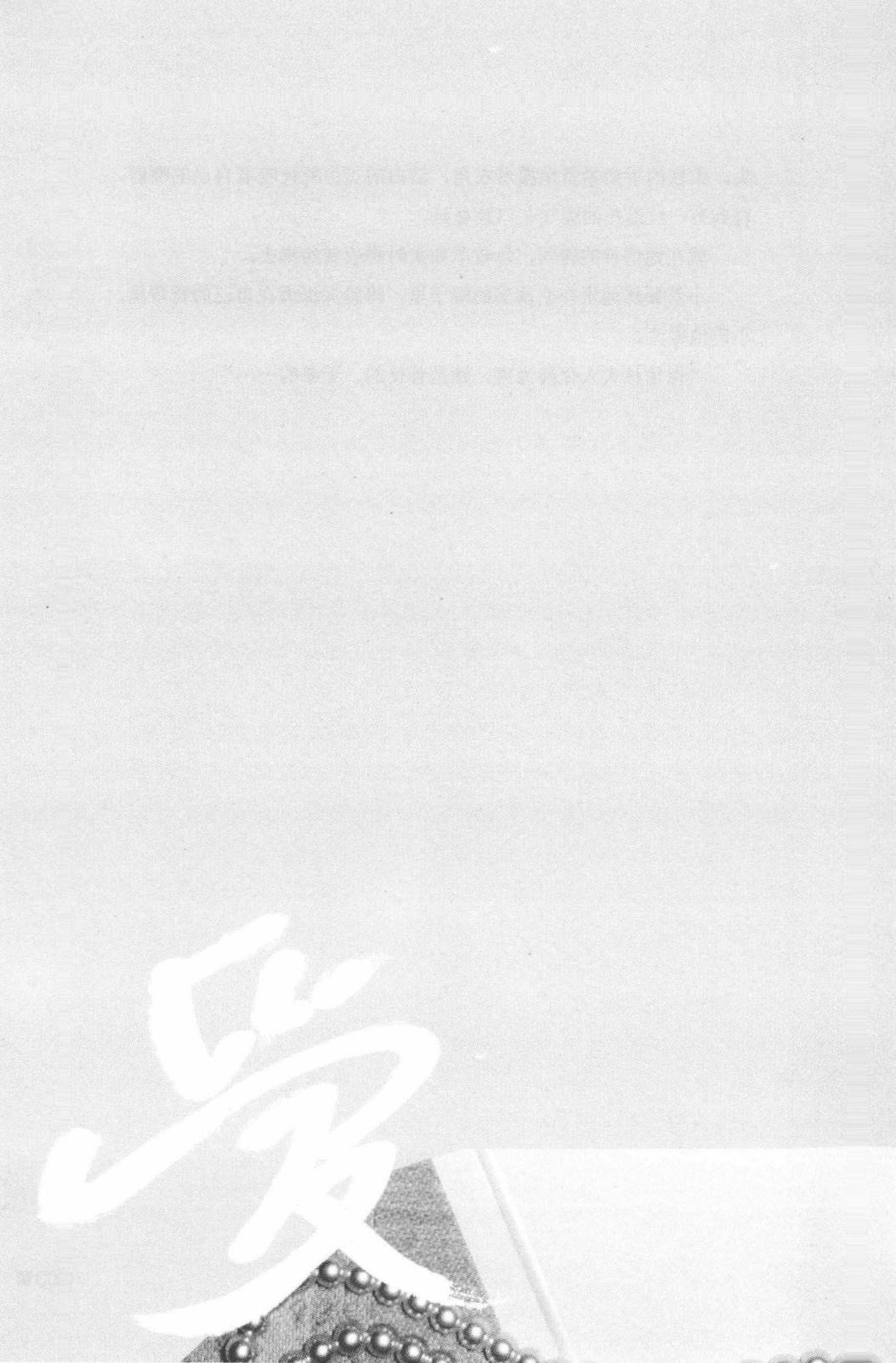
头，柔软的手指紧紧地攥着衣角，洁白的贝齿死死咬着自己的嘴唇，直到有一丝温热的腥气在口腔蔓延。

就在她愣神的瞬间，急救车如来时那般匆匆离去。

小舒颓然地坐在空荡荡的院子里，将脸深深埋在自己的臂弯里，小声地啜泣。

“保佑林夫人化险为夷，她是善良的、无辜的……”







第一章

命运，是摩天轮转过的轨迹



偌大的游乐场内人烟稀少。小舒坐在思慕了很久的摩天轮里兴奋地东张西望。

头顶的蓝天宁静而清澈。眼睛透过玻璃窗，仿佛能望到更远的地方，那里有天鹅翩翩起舞，还有公主和王子在一起幸福地生活。耳边似乎有风的呢喃，浅吟低唱着平淡幸福的小时光。周围安静极了，只有摩天轮转动时发出的轻微声响，裹挟着鸟雀飞过时清脆的低鸣。

小舒轻轻地在窗子上呵了一口气，手指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清秀的嘴角也随着上扬的弧线轻舞飞扬。

迎着有些温暖的阳光，摩天轮缓缓地旋转。幸福仿佛就在脚下，只是追逐着一个俯视的距离。

渐渐地，眼底的建筑、树木开始变得清晰。

小舒恋恋不舍地从摩天轮上走了下来，仰着脸看着自己画的那张笑脸的眼角处，呵气凝结后淌下的痕迹，像极了水晶般的眼泪。笑脸随着摩天轮的旋转又一次缓缓移动到最高处，然后在时间的烘烤下，最终消失不见。

她怅然地叹了口气，慢慢地朝不远处长椅上坐着的女子挪去。

“妈妈。”小舒在女子面前站定，脆生生道，“我还可以去玩旋转木马吗？”

“当然。”女子掏出纸巾擦了擦她额头沁出的细密汗珠，站起来拉过她的手笑道，“走，我们去买票。”

小舒微怔，随即喜出望外地抱住女子纤细的腰身，像只猫咪一般将脸贴在她身上，亲昵地蹭着。

“妈妈，你对小舒真好！”

女子的身体猛地一僵，随即恢复了淡然的笑脸，摸了摸她柔软的头发：“若是小舒以后乖乖的，妈妈天天带你来，好不好？”

小舒点头如捣蒜，心里更像添了蜜一般，然后乖巧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

“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

坐在华丽的木马的背上，七岁的叶小舒小心翼翼地放开握着把杆的手，做出飞翔的姿势。她微微眯起眼睛，让手掌穿过和风，阳光透过狭窄的缝隙，在眼前涂抹出一片美丽的溢彩流光。上下起伏的木马真的好似飞鸟般，带着她穿过层层迷雾，在幸福的天堂翱翔。

她开心地尖叫着，不住地喊着：“妈妈，你看，我飞起来了！”

站在围栏外的女子虽然浅浅地笑着，眼里却蓄满了泪花。

小舒无意间瞥见她泛红的眼圈时，灿烂的笑容就像被打了休止符一般，突兀而怪异地僵在脸上。她讪讪地收回张开的双臂，紧紧地握住了木马前的把杆，眼睛锁定母亲站立的方向，目不转睛。

“妈妈。”好不容易等到木马停了下来，小舒一溜小跑地过去，紧紧地攥着女子的衣角，望着她有些红的眼睛怯怯道，“我听话，我不玩了，你别哭……”

女子微微抬起的手在那一瞬间定定地僵在空中，迟迟不曾落下。末了，她蹲下去将小舒瘦小的身体紧紧拥在怀里，眼泪终于止不住地掉落：“小舒，是妈妈不好，你别怨妈妈……”

小舒似懂非懂地轻轻拍着她的背：“不会，小舒不怨妈妈，妈妈不哭……”

望着一脸稚嫩目光却异常坚定的小舒，女子的心微微颤了一下。可仅仅只有那么一下，她便匆匆擦去眼泪，望了望忽然间就阴沉下来的天，道：“走吧，就要下雨了。”

说着，将手里的卡通背包背在小舒背上，轻轻拍了拍，自己大步



流星地转身就走。小舒一愣，忙踉踉跄跄地跟在她身后，语带哭腔：“妈妈，等等我，等等小舒……”

女人置若罔闻，竟是越走越快，没一会儿就把那道小小的身影甩在了后面。

忽然，一道闪电划过，闷雷滚滚而来，豆大的雨点裹挟着冰雹一股脑儿地砸了下来。小舒捂着脸，没头苍蝇似的在浓重的雨帘中跌跌撞撞：“妈妈——妈妈——”

她眯着眼睛，害怕地四下张望着，可哪里还有那道熟悉的身影？一个念头猛地冲上脑海——妈妈，不要她了！

这个念头一经闪过，小舒的心就像那掉落的冰雹一般，冷得彻骨。她顿时像被抽干了气的气球一样，蔫蔫瘪瘪地放弃了挣扎，然后像个丢了灵魂的布娃娃，颓然地瘫在地上，表情呆滞，咸涩的眼泪和着冰冷的雨水，顺着她的眉眼、嘴角、下巴悄无声息地滴落。

突如其来的大雨洗刷着这座城市里的一切罪孽。空气中飘着泥土的腥气和植物的芳香。

女子死死地咬着下唇，站在雨幕里看着不远处小舒瘦弱的身体在风雨中飘摇，心如刀割。

她几次迈出脚想要不顾一切地将小舒拉回来，可理智的力量一次次战胜情感和心灵的折磨，她终是闭了闭眼，狠心地离开，只把一个凉薄的背影，留在小舒记忆里那个多雨，却又绵长清冷的夏天。

这是哪里？

小舒赤着脚，疑惑地看着漆黑的四周，有烟青色的薄雾不断在眼前慢慢散开。脚下一片冰凉，被雨水打湿的头发软软地贴在脸上，没有一丝生气。耳边也变得安静极了，似乎全世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让小小的她那么恐惧、那么绝望。

母亲，曾经在她眼里、心里，是那么温暖、那么亲切的词语，如

今，却成为她心里最狰狞的一道伤疤，讳莫如深。

是了，她颓然地瘫坐在地上，她被自己的生母遗弃了。在那个大雨瓢泼的午后，那个女人决绝而虚伪地让她尝到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这般浓烈而沉重的背叛，它就像一把硕大的枷锁，冷冰冰地锁在她稚嫩的心里，关闭了所有声光进出的通道。

“妈……妈……为什么……”小舒眼角滑过酸涩的泪水，忍不住喃喃自语。

“孩子，醒醒，醒醒……”

是谁？是谁在叫我？

小舒四下张望着。

那个声音，虽然低沉，却十分温暖，好像带了希望的光，正一点点撕裂囚禁她的茧。额头也抚上了一只温柔干燥的手，缓缓地摩挲着她光洁的皮肤，驱赶着她因恐惧而变得烦躁不安的情绪。

蓦地，一道刺眼的光芒笼罩了她，她感觉自己变得很轻很轻，似乎能够迎风起舞。光芒渐散后，她猛地睁开眼睛，一张和蔼却很陌生的脸在眼前倏然放大。

那是一张有些瘦削的脸，黑眸下波澜不惊的浅笑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略显疲惫的神情不带一丝怨怼，反而绽放出一抹欣喜。叶小舒迟疑地动了动唇，却发现自己的喉咙像着了火般刺痛灼热，发不出任何一个音节。她只好作罢，沉默地敛了眼帘，重新闭上了眼睛。

她不想知道，更不在乎这里是哪里。

在她心里，有妈妈的地方才是幸福的家乡。而现在，她就像海上的浮沫，等着太阳的光芒，决绝地将她化为乌有。

小舒不知道，那双陌生的眼睛一直默默注视着她脸上的表情，悲伤、讽刺、绝望……

眼睛的主人一阵错愕。她从不知道那些能让成人为之崩溃的情



绪，竟会悉数出现在一个孩子稚嫩的脸上。她不由得一阵心疼，不假思索地便将小舒轻轻地抱在自己怀里：“孩子，别怕，以后天使福利院就是你的家，我是你的院长妈妈，会永远照顾你、陪着你的……”

小舒身子一僵，下意识地就要挣扎，却被那怀里的温暖和熟悉的肥皂清香吸引——那些，好像真的有妈妈的味道！记忆铺天盖地地组成了旋涡，最终定格在那个冷漠的背影上面。

小舒抽抽鼻子，贪恋地吸了几口那熟悉得让她心悸的味道之后，轻轻推开了抱着她的院长妈妈，恢复了那副冷冰冰的模样。

天使福利院，她知道，那是T市有名的教会福利院，收养了近千名或被父母遗弃、或被拐骗、或自己走失的孩子。

她记得，不久前母亲曾带她来过这里。

那时，她们站在富有异国情调的院墙之外，听着里面传来的嬉闹和吟咏圣歌的声音，母亲问她可喜欢这里，她当时轻轻地点了点头。难道，从那时，不，甚至也许更早些，母亲就已经打算不再要自己了吗？所以才会满足自己的一切心愿，让自己肆无忌惮地坐摩天轮、骑旋转木马、买卡通书包吗？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就连离开，她都不屑说些什么？哪怕是编造的谎言，也好过这无声的背弃。

小舒忽然间觉得自己就像一块肮脏不堪的抹布，被随意地扔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自生自灭。

整整七天，小舒安静得让人害怕。

她不哭也不闹，只是呆呆地坐在床上，望着外面的蓝天出神。雪白的被子胡乱地拥在胸前，好像只有这样，她才能汲取一点点温暖。她甚至没再开口说一个字，就连福利院的生活阿姨忘记给她吃饭，她都默默地忍了。整个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每天大部分时光都在望天

出神中度过，似乎随时都能消失在众目睽睽下一般。

院长妈妈看着这样的小舒，开始有些担心了。

她知道，有些孩子在受了打击之后，往往将自己封闭起来，好像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影响，才能获得一劳永逸的安全与宁静。然而越是这样，越会在过往的泥淖中越陷越深，直到无法自拔。真到那个时候，便是病入膏肓，再有什么灵丹妙药锦囊妙计都无济于事了。以前也接触过一些这样的孩子，所以，她明白他们是因某些原因而缺乏安全感，只有满满的关怀与浓浓的爱意，才能融化他们心里最冷最硬的坚冰，才能带着他们告别黑暗，重新走进五彩斑斓的世界。

于是，她轻轻坐到小舒身旁，帮她拉了拉搭在身上的被角，道：“孩子，你每天在看什么？能不能告诉院长妈妈？”

叶小舒的脸稍稍向她那边偏了偏，却仍旧抿着唇，倔强地不发一言。

院长轻轻叹了一口气，起身去拿了一些东西后又折了回来：“孩子，这只玩具熊给你，你给它讲故事、唱歌好不好？”

小舒看都没看那只可爱的玩具熊一眼，径直把它扔到了地上，一脸不屑。院长微微皱了皱眉，又把她的那只卡通背包拿出来塞给她，道：“这是你的东西吧？喏，物归原主了。”

小舒的眼睛猛地一亮，嗖的一下将背包抢了过去紧紧护在怀里，目露闪光，面带不善地望着依旧笑容如春风般温暖的院长，像一只奓了毛的小猫。院长哑然失笑，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只亮晶晶的铜铃递给她，怜惜地拍拍她的头：“放心，不会有人跟你抢的。喏，这个也给你，以后若是再忘了吃饭，就摇摇这只铃，它可是有魔法的哦。”

看着小舒虽然仍有戒心，却明显放松许多的表情，院长心里稍稍松了口气。

一连几天，院长总会来小舒这里坐坐——陪她说话，给她折纸鹤、叠青蛙、串幸运星，帮她梳头发，跟她絮叨一些她尚且听不懂的



话，唱几曲温婉醉人的江南小调。

渐渐地，叶小舒变得不再那么抗拒，有时甚至会和着她的拍子，轻轻地应着。漂亮的眼睛里也重新有了生动的痕迹，柔软的唇也不再是单一的形状，开始慢慢上扬。院长看着小舒一点一点的变化，欣喜极了。

而小舒也将她的快乐与安慰看在眼里，心里涌过一丝暖流。

她开始不再排斥与别人的接触，哪怕面对严苛的生活老师，她也能极力克服自己的恐惧与不安，变得十分配合。可看在别人眼里，她的一举一动却有了讨好院长的嫌疑。即使这样，小舒依旧我行我素，十分固执。

然而，两个月后的一天，就在她想把偷偷折好的一百只纸鹤当礼物送给院长妈妈时，院长妈妈却在约定的时间爽约了。

小舒有些着急，抱着透明的玻璃罐，赤脚站在房间门口，期待地望着宽敞而空无一人的走廊，心里忐忑不安。

过了好久，走廊拐角处才出现一道熟悉的身影，小舒悬着的心慢慢放了下来。她期待地望着那个越走越近的人，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然而，从那边传来的声音却让她周身一凛。

“哎，小舒那个孩子啊……不让人省心……是啊，小小年纪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嗯嗯，真不可爱……我没办法啊……现在啊，没事，我就过去！”

她看着院长妈妈在距离她不远的地方低头转身离开，丝毫没有注意到她企盼的目光，心一点一点地冷了下去。

第一分钟，日光均匀地铺洒在暗红色的地板上。

第七分钟，脚心传来微微的寒意。

第十五分钟，麻木的双腿微微有些痒，抱着玻璃罐的手也向下垂了垂。

第三十分钟，一抹讥笑重新浮上脸颊，双手似乎在那一瞬被抽走